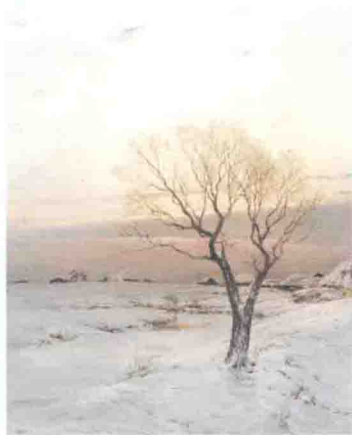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自然系列




大自然的日历

汪剑钊 主编

【俄】普里什文 著

潘安荣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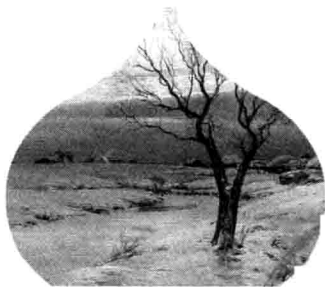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自然系列

大自然的日历

汪剑钊 主编

【俄】普里什文 著

潘安荣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自然的日历 / (俄罗斯) 普里什文著; 潘安荣译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27-3

I. ①大… II. ①普… ②潘…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6068号

大自然的日历

汪剑钊 主编

[俄] 普里什文 著

潘安荣 译

总策划: 王忠民 张国强

丛书策划: 王森林

责任编辑: 王森林

装帧设计: 石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25 插页1 字数 233千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5468-0627-3

定价: 2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代序)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大自然对于悉心洞察它的生活并歌颂它的瑰丽的人，倘若能生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番情意首先应该归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这是城里人称呼他的名字，而在普里什文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那些地方——巡林员的木房里，烟雾漠漠的河滩地，俄罗斯原野上低垂的云幕或灿烂的星汉下面，人家只称他为“米哈雷奇”^①。可想而知，一旦此人待在城里，人家便会怏怏不乐。而在城里，又只有巢居于铁皮房顶下的燕子，才能使普里什文回想起他的“仙鹤的故乡”。

普里什文的一生，是一个人如何摆脱碌碌世务，只“按心灵的吩咐”而生活的榜样。采取这种生活方式，是大有道理的。一个按照心愿、本着内心世界生活的人，可以永远是创造者、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人和艺术家。

倘若普里什文依然当他的农艺师(这是他最初的职业)，真不知道他一生中会有什么成就。无论如何，他未必能向千百万人揭示出俄罗斯大自然这个精美绝伦、光华熠熠的诗的世界。而他从事这一工作，简直日不暇给。大自然要求作家必须有专注的目光，必须不断地潜心思索，才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创造出大自然的所谓“第二世界”，而这个“第二世界”，便以种种思想丰富我们的头脑，以一个艺术家目睹的大自然之美来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

如果把普里什文的全部作品细读一遍，就不能不相信，他独具慧眼所见到、所知晓的事，连百分之一都还未及讲给我们听。

对于普里什文这样的大师，对于能够为每一片从树上飘落的秋叶写出

^①米哈雷奇是其父命“米哈伊洛维奇”在口语中的简称。——译者

一部诗来的这些大师，只有一次生命是太少了。落叶纷纷扬扬，是不可胜计的。有几多叶片儿，离枝飘零，带走了作家未曾道出的思想啊！——那些思想，普里什文曾说如同秋叶一般，是会十分较易地失落的。

普里什文是俄罗斯古城叶列茨人。蒲宁也是那一带人，他也完全如同普里什文一样，善于使大自然具有人的思绪和情怀的丰富色彩。

这该如何解释呢？其原因显然在于奥廖尔州东部的大自然，叶列茨周围的大自然，是地地道道俄罗斯的，是十分朴素而又贫瘠的。正是在大自然的这种特性之中，甚至在它的某种程度的严峻之中，隐藏着普里什文何以有一双作家的慧眼的谜底。因为朴素，故土的美色才更鲜明，人的目光才更敏锐，思想才更集中。

比起鲜艳夺目的华丽来——比起色彩的万紫千红，晚霞的五彩斑斓，繁星的光辉熠熠，热带植物有如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磅礴那样万枝竞秀、奇花烂漫来，朴素向一颗心叙说的种种，要更有感染力，更加丰富。

写普里什文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佳作，我们应该摘录在自己珍藏的小本子里，反复阅读，不断从每一个句子中发现新的瑰宝。深入他的作品之中，有如顺着依稀可辨的小径，去探访百草馥郁的密林，去探访密林中浅吟低唱的泉水，从中细细体会这位理智高洁、心地率真的人所特有的各种思想和心情。

普里什文自认为是个“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然而他错了。他的散文所含的诗的汁液，比起许多人的长长短短的诗来，要丰富得多。

普里什文的书，按他本人的话来说，是“经常有所发现的无穷的欢乐”。

有好多次，我见到一些人刚读完普里什文的书，放下来，不约而同地说：“这是真正的魔法！”

同他们进一步谈下去，我才明白他们所指的是普里什文那难以言传却又十分明显的他所独具的魅力。

他的魅力的秘诀何在呢？这些作品的秘密何在呢？“魔法”、“神奇”这些字眼通常指童话而言。然而普里什文并不是童话作家。他是“生育万物的大

地”上的人,是他周围世界一切变化的目睹者。

普里什文的魅力、他的魔法的秘密,正在于他有一双慧眼。

这双慧眼,善于在每一隐微中洞悉有趣的东西,善于在周围现象令人生厌的外表下,窥见其中深刻的内涵。

普里什文的笔下,一切都闪着诗的光芒,犹如芳草擎着露珠,晶莹生辉。最不起眼的一片小小山杨树叶,也有它自己的生活。

我拿起普里什文的一本书,翻开来读道:

夜在一轮皎月下逝去了,黎明时分,降下了初霜,万物白茫茫的,但是水洼没有上冻。朝阳冉冉升起,照射片刻,树木和草上便缀满了露珠,苍郁的森林中的云杉树枝看上去便似一片亮晶晶的花纹,倘若拿我们整个地球上的金刚石都去做这般装点,也是不够的。

在这一小段真正如同金刚石般的散文中,一切都很朴素、准确,充盈着不朽的诗意。

您仔细琢磨一下这段文字,就会赞同高尔基的话。他说,普里什文有“一支生花妙笔,善于将普普通通的词汇灵活地搭配起来进行描写,使一切几乎都具有触摸得到的可感性”。

不过这还说得不够。普里什文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一个俄罗斯人同大自然的密切交融中,在劳动中,再加上民族性格的朴素和睿智,才能形成。

“夜在一轮皎月下逝去了”这句短短的话,十分清楚地传达出了沉睡的大地之上沉默而庄严的夜的流逝。“降下了霜”,还有“树木上便缀满了露珠”,这都是人民的、活生生的语言,绝不是偷听来的或者是从笔记本里抄来的,而是自己的。因为普里什文是人民的一员,他不只是把人民“当作写作材料”而从旁加以观察的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在其他作家中却屡见不鲜。

植物学家有个术语,叫作“百草”。这个术语通常指鲜花盛开的草地。百花,

就是像大片织锦一般铺满在河滩地上的千百种姹紫嫣红、赏心悦目的鲜花。

普里什文的散文,有充分的根据可被称为俄罗斯语言的百草。普里什文的语言如花似锦,光彩夺目。时而有如芳草簌簌作声,时而有如清泉潺潺流淌,时而有如百鸟啾啾争鸣,时而有如薄冰悄悄脆响,时而有如星移斗转般缓慢的旋律印在我们的脑际。

普里什文的散文之所以富有魔力,是因为他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蕴含着无穷的诗意。诗人们早该懂得这个道理了。

倘若诗人们熟谙天文学,他们所喜爱的星空题材便会写得更加宏丽得多。

叫不出星辰名字因而使苍穹缺乏神采,这样写来的夜是一回事;如若诗人懂得星球的运行规律,如若湖面倒映的并非泛泛的什么星座,而是璀璨的猎户星座,那么,同一个夜,便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就连微不足道的知识,也会为我们打开美的新领域,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

但是此刻我回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普里什文只短短一行文字,给我解释清了我原以为纯属偶然的现象。不仅解释清了,而且我应当说,他使那现象充满了合乎规律的美。

我早已在奥卡河边春水淹过的草地上发现,有些地方的花好像是被聚集在一起,垒成一个个茂盛的花坛,另一些地方却在普普通通的青草之间忽然出现一条同一种花的花带,弯曲连绵地伸展开去。这种景象,从飞临草地为大大小小沼泽喷洒灭蚊药的 Y-2 小型飞机上,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我年复一年观察这高高的芳香的花带,叹为奇迹,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不过也得承认,我并没有为此而多费思索。

终于在普里什文的《一年四季》中,我发现了对此现象的解释,总共只有一行文字,一小段,标题是《花溪》:

在一道道春水曾经流过的地方,如今是一条条花溪。

我读了这句话,才恍然大悟,原来花带成长的所在,正是春水流过、留下肥沃淤泥和种子的地方。真仿佛是一张以花编制的春水图。

离莫斯科不远,有一条杜布纳河。数千年来,人们在它两岸定居,可说是尽人皆知的一条河,画入了地图。它静静地流淌在莫斯科近郊长满啤酒花的丛林之间,流淌在青翠的小丘和田野之间,途经德米特罗夫、韦尔比洛克、塔尔多姆等古老的城市和村庄。成千上万的人到过这条河的两岸。他们中间有作家、艺术家和诗人。但谁也没有像到未经开发的地方去探胜一样,沿着它的两岸巡游一番。

普里什文这样做了。于是经他写来,一条小小的杜布纳河,便在烟雾空濛,斜晖脉脉中闪出了光彩,成了地理上的一个发现,成了一件新事物,成了祖国最有意思的河流之一——它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植物,有它独具的景色,有它沿岸居民的风习,有它的历史。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学者诗人,诸如季米里亚泽夫^①、克柳切夫斯基^②、凯戈罗多夫^③、费斯曼^④、奥布鲁切夫^⑤、缅兹比尔^⑥、阿尔谢尼耶夫^⑦,还有年轻早逝的植物学家科热夫尼科夫,他就植物生活的春天和秋天写了一本完全合乎科学的引人入胜的书。

我们过去和现在也有一些作家,他们善于把科学作为散文的最必需的质引进自己的中篇小说,如梅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⑧、阿克萨科夫、高尔

①克·阿·季米里亚泽夫(1843—1920)是俄国自然科学家,植物生理学俄罗斯学派奠基人之一。

②瓦·奥·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是俄国历史学家。

③德·尼·凯戈罗多夫(1846—1925)是俄国自然科学家。

④亚·叶·费斯曼(1883—1945)是前苏联地球化学家和矿物学家。

⑤弗·阿·奥布鲁切夫(1863—1956)是前苏联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

⑥米·亚·缅兹比尔(1855—1935)是前苏联动物学家。

⑦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是前苏联远东考察者,民族学家和作家。

⑧帕·伊·梅利尼科夫,笔名亚·佩切尔斯基(1818—1893)是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在森林中》、《在山上》。

基·皮涅金^①,等等。

然而普里什文在这些作家中间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民族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农艺学、气象学、历史学、民俗学、鸟类学、地理学、方志学以及其他科学方面的广博知识,有机地融进了他的创作生活。这些知识没有成为死的负担。这些知识活在他身上,而且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的观察力,凭着它具有善于发现诗意盎然的科学现象,发现这些现象不论大小、出人意外的、实例的、令人欣羡的特殊素质,而不断丰富起来。

普里什文写人时,仿佛因洞察入里而微微眯起双眼,他对于一些浮面的现象不感兴趣。他关切的是每个人心中所存的幻想,无论那人是伐木工、鞋匠、猎人,还是著名学者。

把一个人心中秘而不宣的幻想揭示出来,便是他的使命。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幻想藏得更深的了。也许是因为幻想受不得半点讥讽甚至戏谑,当然更受不得一双淡漠之手的接触的缘故。

一个人的幻想,唯有吐露给志同道合者才能安然无事。普里什文便是我们无名幻想家的这种志同道合者。只要回想一下他的短篇小说《皮鞋》就可以了:这篇小说写了玛丽亚树林子^②的“狼”鞋匠,他们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妇女制作世界上最精美轻巧的皮鞋。

普里什文留下大量的笔记和日记。这些笔记中,有普里什文关于作家技巧的许多思考。这方面,他也像对大自然一样富有洞察力。

普里什文有一篇讲散文的朴素的短篇小说,我以为就思想的正确而言是堪称典范的。小说题为《著作家》。其中有一段作家同一个给牧人当帮手的牧童关于文学的对话。下面是这段对话。

牧童对普里什文说:

① 尼·瓦·皮涅金(?—1941)是前苏联作家,曾参加北极探险,著有描写探险的《格奥尔吉·谢多夫》一书。

② 玛丽亚树林子是莫斯科一个区的旧名。

“你要是照实写就好了，要不然，你大概全是编的吧？”

“不全是，”我答道，“不过有一点儿。”

“要是我，就全那么写！”

“全照实写？”

“全照实写。比方说写夜吧，写沼泽上的夜是怎么过去的。”

“嗯，那是怎么过去的呢？”

“就这样呗！夜。深水洼旁边有好大好大一棵灌木。我坐在灌木下面，小野鸭咻咻咻地叫唤。”

“他停下了。我想他是在找词儿或者要琢磨出什么形象来。不料他回过神来以后，却掏出了芦苇笛子，在笛子上钻起第七个孔来。”

“嗯，再往下还有什么呢？”我问道。“你不是要照实描写夜吗？”

“我是照实描写了。”他答道，“全都照实的，一棵好大好大的灌木！我坐在那下面，小野鸭整宿咻咻咻地叫唤。”

“倒是很短。”

“你怎么说短呢？”牧童好生奇怪，“不是一宿不停地咻咻咻叫唤吗？”

“我一边琢磨这个故事，一边说：

“真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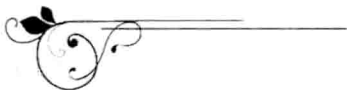
“还能坏吗？”他答道。”

普里什文在他的创作事业上是胜利者。我不由地回想起他的一段话：“……如果居然只有荒无人烟的沼泽才是你的胜利的见证的话，那么，沼泽也是会百花盛开，春光明媚的，而这春天，也只有春天，会永远留驻在你的身边，这春天，便是胜利的颂歌。”

是的，普里什文散文的春天将永远留驻在我们人民和我们苏维埃文学的生活中。

1955年

目 录 CONTENTS



>>>春 天

- 003 光和水的春天
 - 003 第一滴水
 - 004 最初的积云
 - 006 土地露出来了
 - 007 雾
 - 007 第一首水之歌
 - 008 松鸡求偶鸣叫的地方
 - 010 水的春天
 - 012 仙鹤飞来了
 - 014 红隼飞来了
 - 017 天鹅飞来了
 - 019 榛林花开
 - 022 匆匆的爱
 - 023 白桦淌树汁了
 - 026 老狗鱼
 - 028 打狗鱼
 - 030 青蛙苏醒了

- 033 青草的春天
- 033 苍头燕雀飞来了
- 034 滔滔的流水
- 037 目 录
- 040 小草地返绿
- 042 白桦树背景上的姑娘
- 042 肺草花开
- 043 五月的严寒
- 044 白眉鹤鸟
- 045 坏女婿
- 047 羊肚菌出现了
- 048 真见鬼
- 050 森林的春天
- 050 湖光天影
- 053 杜鹃的第一声啼鸣
- 054 第一次绿色的喧嚣
- 054 第一只夜莺
- 055 金龟子
- 056 黄 鹂
- 056 雨 燕
- 057 大地的眼睛
- 058 大地的秘密
- 060 乘神父的船考察
- 062 鲈鱼的渔期
- 062 “鲁滨逊”们
- 063 考察队出发
- 065 方志学家的水渠
- 067 原始人的村落遗址
- 071 原始人

- 076 人的起源
- 084 人的春天
- 084 水蛾出来了
- 086 斋戒期前最后举苧麻葷食日
- 090 读神的婆娘
- 091 黑麦开花

>>>夏 天

- 095 夜美人
- 095 初次伺伏
- 097 灌木丛中驯狗
- 100 亚里克
- 105 韦尔内
- 110 凯 特
- 117 亚里克的爱
- 123 沼 泽
- 126 白 狗
- 130 暖和的地方
- 131 蛇
- 133 林中之谜
- 136 木 笛
- 137 教 育

>>>秋 天

- 141 大地的眼睛
- 141 小偷的帽子着火啦
- 141 鸟之梦

- 146 死 湖
146 初 雪
147 天 鹅
147 人 影
149 松 鼠
150 胡 獾
151 雪 兔
152 美的主人
152 雾
153 “伊万和玛丽娅”
154 追 猎
161 安恰尔

>>>冬 天

- 171 没命的赛跑
176 隆 冬
182 冬 至
188 父 狼
193 淡紫色的天空
194 紫罗兰的香气
199 熊

>>>附 录

- 219 普里什文自述

243 后记 潘安荣



春
天

